

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

K. R. Norman

[英] 肯尼斯·罗伊·诺曼 著
陈世峰 纪 贤 译



佛
教
文
獻
學
講

——佛教研究的
文献学途径

中西書局

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

K. R. Norman

[英] 肯尼斯·罗伊·诺曼 著
陈世峰 纪 贤 译

十
讲
文
佛
教
文献
学
研究
途径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教文献学十讲：佛教研究的文献学途径 / (英)
肯尼斯·罗伊·诺曼(K.R.Norman)著；陈世峰，纪赟
译。—上海：中西书局，2019

ISBN 978 - 7 - 5475 - 1568 - 6

I. ①佛… II. ①肯… ②陈… ③ 纪… III. ①佛教—
文献学—研究 IV. ①B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45552 号

佛教文献学十讲

——佛教研究的文献学途径

[英] 肯尼斯·罗伊·诺曼(K.R.Norman)著 陈世峰、纪赟 译

责任编辑 伍珺涵

装帧设计 黄 骏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200040)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15 000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75 - 1568 - 6 / B · 097

定 价 62.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 021-37910000

本书缩略语说明

AMg	Ardha-Māgadhi 半摩揭陀语
AO	<i>Acta Orientalia</i> 《东方学学报》
B.C.E.	Before Common Era 公历纪元前
BHS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佛教混合梵语
BHSD	<i>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Dictionary</i> ^① 艾哲顿著 《佛教混合梵语词典》
BHSG	<i>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i> ^② 艾哲顿著 《佛教混合梵语文法》
BSO(A)S	<i>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i>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报》
BSR	<i>Buddhist Studies Review</i> 《佛教研究评论》
BUp	<i>Bṛhad-Āraṇyaka Upaniṣad</i> 《大林间奥义书》
C.E.	Common Era 公历纪元
CP I - IV	K.R.Norman, <i>Collected Papers</i> , Volumes I - IV (1990 - 94)《K.R.诺曼文集》
CPD	<i>A Critical Pāli Dictionary</i> , Copenhagen《精审巴利语词典》(哥本哈根)

① Franklin Edgerton,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Vol. II : Dictionary, New Haven 1953.

② Franklin Edgerton,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Vol. I : Grammar, New Haven 1953.

2 佛教文献学十讲

CUP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剑桥大学出版社
DEDR	T.Burrow & M.B.Emeneau, <i>Dravidi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i> (Revised edition, 1984) 《达罗毗荼语词源学词典》
DPPN	G.P.Malalasekera, <i>Dictionary of Pāli Proper Names</i> (1937–38) 《巴利专有名称词典》
EV I, II	K.R. Norman, <i>Elders' Verses</i> I (1969), II (1971) K.R.诺曼英译《长老偈》
GD I, II	K.R. Norman, <i>The Group of Discourses</i> I (1984), II (1992) K.R.诺曼英译《经集》
IJ	<i>Indo-Iranian Journal</i> 《印度学伊朗学学刊》
IT	<i>Indologica Taurinensia</i> 《都灵印度学学刊》 ^①
JA	<i>Journal Asiatique</i> 《亚洲学报》 ^②
JBuRS	<i>Journal of the Burma Research Society</i> 《缅甸研究学会学刊》
JOI(B)	<i>Journal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i> (Baroda) 《东方学院学刊》 ^③
JPTS	<i>Journal of the Pali Texts Society</i> 《巴利圣典学会学刊》
JRAS	<i>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i> 《皇家亚洲学会学刊》
m.c.	metri causa 韵律要求所致
MIA	Middle Indo-Aryan 中古印度雅利安语

① 国际梵语研究学会期刊, 最末一期为 2011 年第 37 期。

② 巴黎亚洲学会期刊。

③ 印度 Maharaja Sayajirao University of Baroda。

MRI	<i>Minor Readings and Illustrator</i> ^① 智髻比丘英译《小诵》及其注释书《阐明胜义》
MW	<i>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i> (1899) 莫尼尔·威廉斯编《梵英词典》
OU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学出版社
PDhp	Patna, <i>Dharmapada</i> 波特纳《法句经》
PE	Pillar Edict 石柱敕令
PED	The PTS's <i>Pali-English Dictionary</i> 巴利圣典学会《巴英词典》
Pkt	Prakrit 俗语
PTS	Pali Text Society 巴利圣典学会
RE	Rock Edict 摩崖敕令
SBE	<i>Sacred Books of the East</i> “东方圣书”丛书 ^②
Skt	Sanskrit 梵语
SOA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SWTF	Goerg von Simson (ed.), <i>Sanskrit-Wörterbuch der buddhistischen 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i> (1973—) 《发现于吐鲁番佛教文献的梵语词典》
Überbl	O. von Hinüber, <i>Das ältere Mittelindisch im</i>

① 全名 *The Minor Readings and the Illustrator of Ultimate Meaning*, 为巴利圣典学会版, 智髻(Nanamoli)比丘著《小诵》及其注释书《阐明胜义》的英译。 *Minor Readings* 指《小诵》(*Khuddakapāṭha*), *Illustrator of Ultimate Meaning* 指《阐明胜义》(*Paramatthajotikā*)。

② 50集亚洲宗教经典著作英译; 编者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 牛津大学版(1879—1910)。

4 佛教文献学十讲

Überblick (1986) 封兴伯著《中古印度语概论》

WZKSO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asiens* 《维也纳(大学)南亚研究学刊》

巴利经名缩略语^①

(译按：为了阅读方便，出现在原著中，但没有被标明的巴利经名缩略语和简写与符号，特此根据 CPD 标明如下。)

巴利经名缩略语

A	<i>Āṅguttara-Nikāya</i>	《增支部》
Ap	<i>Apadāna</i>	《譬喻经》
As	<i>Atthasālinī</i>	《殊胜义》(觉音著《法集论》 注释书)
Bu-up	<i>Buddhaghosuppatti</i>	《觉音传》
D	<i>Dīgha-Nikāya</i>	《长尼柯耶》
Dhp	<i>Dhammapada</i>	《法句经》
Dhs	<i>Dhammasaṅgañī</i>	《法集论》
Dhp-a	<i>Dhammapadā-</i> <i>aṭṭhakathā</i>	《法句经注释书》
Divy	<i>Divyāvadāna</i>	《天业譬喻》
Dīp	<i>Dīpavamsa</i>	《岛史》
E ^c	(European) edition in Latin print	欧洲版拉丁文印刷本

① 根据《精审巴利语词典》(CPD)。所有引文的版本，除非另有说明，全部根据巴利圣典学会版。

GDhp	Gāndhārī <i>Dharmapada</i>	犍陀罗语《法句经》(CPD 缺,今补)
It	<i>Itivuttaka</i>	《如是语经》
Ja	<i>Jātaka</i> and <i>Jātak'-atthakathā</i>	《本生经》和《本生经注释书》
Khp	<i>Khuddakapāṭha</i>	《小诵》
Kv	<i>Kathāvatthu</i> (<i>ppakaranya</i>)	《论事》
Kv-a	<i>Kathāvatthu-</i> <i>atthakathā</i>	《论事注释书》
M	<i>Majjhima-Nikāya</i>	《中尼柯耶》
Mhv	<i>Mahāvamsa</i> incl. <i>Cullavamsa</i>	《大史》(含《小史》)
Mhv-t	<i>Mahāvamsa-tīkā</i>	《大史疏》
Mp	<i>Manorathapūraṇī</i>	《满足希求》(觉音著《增支尼 柯耶》注释书)
Mvu	<i>Mahāvastu (avadāna)</i>	《大事(譬喻)》
Mvy	<i>Mahāvyutpatti</i>	《翻译名义大集》(西藏 8 世 纪佛典梵藏汉译语, CPD 缺,今补)
Mil	<i>Milindapañha</i>	《弥兰王问经》
Nidd I	<i>Mahāniddesa</i>	《大义释》
Nidd-a I	<i>Mahāniddesa-</i> <i>atthakathā</i>	《大义释注释书》
Pj I	<i>Paramatthajotikā</i> on <i>Khp</i>	《阐明胜义》(觉音著注释书, 《小诵》部分)
Pj II	<i>Paramatthajotikā</i> on	《阐明胜义》(觉音著注释书,

	<i>Sn</i>	《经集》部分)
Ps	<i>Papañcasūdanī</i>	《破除疑障》(觉音著《中尼柯耶》注释书)
Sadd	<i>Saddanīti</i>	《声则论》
S	<i>Samyutta-Nikāya</i>	《相应尼柯耶》
Sn	<i>Suttanipāta</i>	《经集》
Sp	<i>Samantapāśādikā</i>	《善见律毗婆沙》(觉音著巴利律藏注释书)
Spk	<i>Sārattha (p) pakāsinī</i>	《显扬真义》(觉音著《相应尼柯耶》注释书)
Spk-pt	<i>purāṇatīkā on Spk</i>	《显扬真义·旧疏》
Sv	<i>Sumaṅgalavilāsinī</i>	《吉祥悦意》(觉音著《长尼柯耶》注释书)
Th	<i>Theragāthā</i>	《长老偈》
Th-a	<i>Theragāthā-atiṭṭhakathā</i>	《长老偈注释书》
Thī	<i>Therīgāthā</i>	《长老尼偈》
Tikap	<i>Tikapatiṭṭhāna-atiṭṭhakathā</i>	《三法发趣注释书》
Ud-a	<i>Udāna-atiṭṭhakathā</i>	《优陀那品注释书》
Udāna-v	<i>Udānavarga</i>	《优陀那品》
Utt	<i>Uttarajjhayana</i>	(耆那教)《上怨经》
Vin	<i>Vinayapiṭaka</i>	《律藏》

简写与符号

ad	ad (locum)	见于引文注解中(in commentary on the text quoted)
s.v.	<i>sub voce</i> , under that	词典中的词条

entry

如: *snāru

符号后面的梵词形态事实上并不存在

(另据 PED: 符号后面的梵词重构于巴利语或只出现在词典中)

如: Ja V 15, 20*

符号前的引文为偈颂

如: Ja II 317, 21'

符号前的引文为文法注解
(grammatical commentary)

> 如: au>o

au 演变成 o

< 如: o<au

o 演变自 au

译者序一

初闻诺曼(K.R.Norman)其名,是因其文《四圣谛——巴利语法问题》(*The Four Noble Truths : A Problem of Pāli Syntax*)。那时候,因自学巴利语,我正逐字逐句分析《转法轮经》(*Dhammacakkappavattanasutta*, SN 56.11)。在分析“这苦集、苦灭、苦灭之道圣谛”这类表述时,我碰到了语法不通的疑问。尤有甚者,语法分析居然得出“这苦集圣谛应被舍弃”如此明显错误的表述,这着实让人难以置信!我后来才发现,诺曼教授早已注意到这些语法问题,并在上文里,通过此经梵、巴、俗语版的对比给出解答。他认为:“四圣谛”表述的原型极可能不含“圣”字,正是由于“圣”字的引入,造成了语法、文意上的困惑。此文为我的文献学启蒙。后来,我又在诺曼氏《对涅槃的几点误解》(*The Mistaken Ideas About Nibbāna*)一文中,再次见到文献学方法的应用,用以厘清佛教基本概念,如“涅槃、般涅槃”、“有余依、无余依涅槃”等。

何谓文献学方法?诺曼教授的本系列讲座显示:文献学是多语种、跨文本的字斟句酌,是文字上的“考古”。它不光要厘清词义,还要穷究为何有此义,词义又是如何形成的。也许,“四谛”或“四圣谛”并不妨碍我们理解教义,但被奉为“第一经”的《转法轮经》里,居然出现连初学者都能一眼看出的语法含混,这不禁令人惊讶!“圣谛”的说法已根深蒂固,对其置疑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我对诺曼氏的学者风范敬佩有加,是为翻译本讲稿系列之初衷。

动笔之初,正值新加坡佛学院纪贊教授译完头二讲,遂建议与

其合译，并有幸获得首肯。在译完自己的部分后，欲罢不能，经同意又译完其余。翻译固然有推介佳作之意，但也为了细读，而翻译正是“超细”的阅读，它与文献学字斟句酌的态度异曲同工。纪教授为我提供了许多汉语佛学知识，纠正和改进了我的“英式中文”，也为出版事宜四处奔走，谨此诚挚致谢！

我于 2014 年取得原文作者的汉译授权。当时，诺曼氏年事已高，不再处理任何学术事务，授权通过其巴利圣典学会（Pali Text Society）的代理人普瑞特博士（Dr. William Pruitt）取得。诺曼教授毕生致力于佛教文献学研究，常能从文字上，以“界外”视角，独立思考约定俗成、根深蒂固的观念，提出不同的诠释。他的学术成果极其丰盛。光是论文集便有八册，文章约有 180 篇之多。

毕生研究佛教文献学的诺曼氏自认非佛教徒，这点耐人寻味。不过，要是毕生字斟句酌的结果，是对言诠局限的体悟，从而超越“徒”或“非徒”的言说标签，那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吗？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禅宗说：指月之指非月。《金刚经》名句云：说是什么，并非真是什么，所以才说是什么。商羯罗也有感作颂：“非空、非非空，以不二元故；完满吠檀多，如何堪言说？”^①即使在量子物理学领域，人们也惊讶地发现：被我们观察的对象，由于我们观察的介入，就不再是原貌。我们所要描述的对象，总在我们的描述所不及之处。

佛教视世俗言说为“戏论”（prapañca），并引导人们超越之：“一切认知所得与戏论的寂灭，为自在吉祥。无论在何处、对何人，皆无任何佛陀宣说之法。”（《中论》25.24 今译）经中也如此形容获得涅槃者：“对他而言，那些人们能用来描述他的（称谓），不复存

^① 梵：na śūnyam na cāśūnyamadvaitakatvāt | kathamp sarvavedāntasiddham bravīmi || 商羯罗《十颂》（Śaṅkara Daśaślokī）之 10。

在。当一切‘法’都消失时，所有言说途径也随之消亡。”^①

但佛经也指出：“不依世俗言说，胜义无从宣示。”（《中论》24.10今译）看来，要摆脱文字的羁绊，我们还得先有诺曼氏深究文字的态度。谨以此译作向其学风致敬！

陈世峰

① 巴：yena namp vajju, tam tassa n'atthi; sabbesu dhammesu samūhatesu samūhatā vādapathā pi sabbe.《经集》(Suttanipāta) 1 082 颂。

译者序二

本书作者英国剑桥大学荣休教授肯尼斯·罗伊·诺曼(Kenneth Roy Norman, 1925—)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印度学家、佛教语言文献学家之一,他的专长主要是研究中古印度雅利安语。这类语言又称印度俗语(Prakrit),是相对于印度古婆罗门教与印度教的经堂语梵语(Sanskrit)而言的。在学生生涯之中,他师承的可能是20世纪最为伟大的一位,同时也必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语言学家之一,剑桥大学梵文教授贝雷爵士(Sir Harold Walter Bailey, 1899—1996)。贝雷爵士的学术成就其实应该专文介绍,此处只是简单提一下,即使传说他能够阅读五十多种语言的说法实在无法证实,但文献可征者,至少他可以阅读的语言中包括英、法、德、俄、意大利、西班牙、拉丁、古希腊、泰米尔、阿拉伯与日语,而由于他教书的关系,又可以说是“非常精通”梵语、巴利、犍陀罗、于阗、阿维斯塔等诸多古印度雅利安语族的语言。

与这样一位专攻伊朗语支,却同时可称为通才的老师不同,诺曼教授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之中主要专攻公元前阿育王石刻铭文的语法、语音及其语言学特性,与此同时,诺曼教授也是目前在世的最为伟大的巴利语专家之一。他校勘或翻译了巴利语圣典《长老偈》、《长老尼偈》、《经集》、《法句经》、《波罗提木叉》等。1983年,他还出版了典范性的著作《巴利文献》(*Pāli Literature*,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83)一书。他学术生涯中的大量单篇研究文章,后来被收入巴利圣典学会(Pali Text Society)结集出

版的著作集之中,达整整八卷之多。正是因为他对佛教文献学,尤其是巴利文献整理的巨大贡献,所以在 1981—1994 年间,他成为具有百年历史的巴利圣典学会的会长。而且,作为英国人文学科学界的最高荣誉,他也是历史悠久的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顺便提一句,目前对汉语佛教文献学界作出空前成就的日本学者、创价大学佛教高等研究所所长辛嶋静志教授也曾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到剑桥大学学习,当时其指导教授就是诺曼。并且,据辛嶋老师本人多次回忆,诺曼教授的研究风格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94 年 3 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邀请诺曼教授以“佛教传道协会访问教授”的名义,举行了一系列的演讲。此一演讲共分十讲,主要是从一位佛教语言文献学家的角度来谈佛教研究之中的若干重要问题。这些演讲内容,后来就结集成书(*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 SOAS, London; reprinted by Pali Text Society),本译就是以此结集所成为底本。

诺曼这一系列演讲的纲领性的重要之处还在于,作为一位佛教语言文献学最为顶尖的学者,他试图将本领域之中极为深奥的问题,以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来向“普通读者”作一番细致入微的阐述。不过,我想预先提醒一下,即使如此,我们还是需要不小的耐心与知识储备,尤其是古印度的语言知识,方能“完全读懂”这本小书之中的不少内容。

在这十讲之中,诺曼教授谈了如何从语言文献学角度来看待佛教起源的一些重要问题,着重研究了书面文字书写之前佛教文献的口传传统,并指出这种传统对后世佛教文献形成的重大影响。诺曼还在演讲中谈到了佛教与各个印度区域方言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上的佛陀究竟讲述何种方言这一类问题的学术研究情况。后来,佛教文献被书面写定下来,而这种书面写定不仅使得比如斯

里兰卡上座部的佛教圣典被固定了下来，诺曼还试图表明，与此同时，这还为新的大乘经典提供了方便之门。公元前，佛教就逐渐从开始时的拒绝梵文的态度，慢慢回到梵语化的道路之上。但在这种梵语化的过程之中，就实际操作而言，却出现了各种文献的扭曲。诺曼正是通过各种精细的案例分析，让我们看到这些文献错误形成的原因及其过程。

阿育王是早期佛教由地方性宗教走向泛印度次大陆的宗教并最终实现国际化的一个关键。诺曼教授同样从佛教语言文献学的角度，来分析过去关于阿育王的诸种传说，并参以有实实在在文献记录（阿育王摩崖铭文与石柱铭文）的那个阿育王，看看何者更为真实。在整个演讲系列的最后，诺曼还以大量翔实的资料来阐述佛教文献最终编纂为藏经圣典，以及整个圣典的巴利注释书传统对佛教未来的诸种影响。

从上面的简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虽然是一部概论性的普及读物，并且诺曼本人也一直在用一种更为明晰、简洁的方式来阐述佛教语言文献学的研究，但此书的信息量却依然巨大。因此它可以说是诺曼教授一生研究的一个缩影或标本，是一部真正的“大家小书”。我相信通过这本书的阅读，我们会发现，原来有些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简单问题，其实在佛教文献学家的眼里却有着完全另外一层更深的含义。比如“四圣谛”、“辟支佛”、“菩萨”、“法华经”等基本概念，我们佛教界甚至佛教学术界都对之有着不小的误解。在很多情况下，“庸俗词源学”并非只是外行与民科的专利，即使在学界之中，它也还有很大的市场。

关于本书的翻译，我先说一下题名之中的 Philological 以及 Philology 的汉译问题。此一系列，我与世峰在本书之中都统一翻译为“文献学的”与“文献学”。但对此词，汉语世界则有“语文学”、“历史语言学”、“文献学”等多种翻译法，究其根底还是因为